

《论语》选批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B222.2

6

北京人民出版社

《论 语》选 批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论 语》选 批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北京人民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1,000字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 3071·130 定价: 0.09元

《论语》选批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原文】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颜渊》)

【批注】

孔老二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这里的“礼”，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

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家伙，在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土崩瓦解的春秋末期，挥舞起“克己复礼”的黑旗，妄图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继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让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恢复奴隶主阶级专政。林彪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也拣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烂，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林彪与孔老二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倒退迷、复辟狂。他们的“克己”是手段，“复礼”才是目的。

林彪的“克己”，对自己，就是要“韬晦(晦)”、“忍耐”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便隐蔽自己；对同伙，则要求“不同心也要协力”；对人民，就是“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服服贴贴地给他们当奴隶。林彪叫嚣“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提到“复礼”，我们上海工人就想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那一天，卖国贼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出动军队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的示威队伍，宝山路血流成河，尸横满街。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个血的历史教训！今天，林彪叫嚷“克己复礼”，就是要重演这种凶残狂暴的反革命罪行。因此，如果让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百万革命人民就会人头落地。我们工人坚决不答应！

【原文】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

【批注】

孔老二说：“不合周礼的事不去看，不合周礼的言不去听，不合周礼的话不去讲，不合周礼的事不去做。”

春秋末期，新兴的封建制正在蓬勃兴起，没落的奴隶制正象断水枯树一样在衰亡。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狂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句句有“勿”，句句有“礼”。这个“勿”，那个“勿”，就是“勿”能“犯上作乱”，不准革命造反；这个“礼”，那个“礼”，就是要维护和恢复“周礼”。孔老二鼓吹的四个“勿”的要害：对奴隶主内部，要把“复礼”作为头等大事，“看、听、讲、做”都要以“礼”来约束自己，“克己复礼”；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以“礼”来限制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准造反，不准变革。显然，非礼“四勿”，既是奴隶主阶级复辟的动员令，又是不准奴隶起义、镇压奴隶造反的反革命禁令。非礼“四勿”，是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宝，是扼杀新兴力量和奴隶反抗的刀。其实，孔老二是个两面派、伪君子，他看上去道貌岸然，彬彬有礼，背地里却干着种种不可告人的勾当。

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完全继承了孔老二搞两面派的衣钵，他提出的什么“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实际上就是孔老二鼓吹的非礼“四勿”的变种。这是他篡党夺权、搞复辟的一种手段，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隐蔽其反革命真面目的伎俩。他们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一旦有利于搞“复礼”，就会凶相毕露地同无产阶级较量。林彪已经表演了一番，真是“非礼勿动”，合“礼”大动。这个“三不主义”，实为骗人主义、复辟主义。

什么非礼“四勿”，什么“三不主义”，我们钢铁工人根本就不理这一套。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干扰下，我们车间单从炼钢炉的维修到操作就有一百多条规程，用来束缚我们工人的手脚。反动技术“权威”还说：“违反规程的事不准做，违反规程的话不许讲，违反规程的点子不能出”，用孔孟一套陈规旧矩卡我们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我们工人狠批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大搞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革，大胆闯新，使炼钢炉适应多炼钢、炼好钢的需要，产量质量节节上升，创造了炼钢史上的奇迹，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

【原文】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

【批注】

孔老二说：“一定要正定君臣父子的名分啊！……名分不正定，讲话没人听，事情就办不成。”

孔老二所处的春秋晚期，奴隶纷纷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到处夺权。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的事件不断发生。奴隶社会君臣父子各就各位，臣子服从国君、儿子服从老子的旧秩序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孔老二跳出来叫嚷“正名”，要把早已有名无实的国君变成“名”副其实的国君，妄图借过了时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重建奴隶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统治秩序，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孔老二要办的“事”。

林彪为了抢班夺权，从孔老二那里拣来了“正名”论的破烂，抛出他的反动政治纲领，胡说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躲在阴暗角落里，东题词，西抄诗，一会儿自称“天马”，一会儿自比“文王”，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要“正名”，就是梦想穿上龙袍，爬到我们劳动

人民头上发号施令，要我们在他的屠刀下面俯首听命。他要“正”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名”，要“顺”的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言”，要“成”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事”。真是反动透顶！

孔老二的“言”代表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奴隶就是不能“顺”。林彪的“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不能“顺”。历史是无情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都是短命的。孔老二大肆鼓吹“正名”，挽救不了奴隶制的灭亡；林彪要“正名”，到头来，断送了他的狗命。

但是，“正名论”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有的人对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干扰下，小青年进厂三年内，只能扫地敲工具，摇炉开关碰不得，当炉长在技术上要过“八大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党组织和工人老师傅给青年工人压担子，热情培养青年炉长。对此有些人就是看不顺眼，总觉得“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小青年当炉长“名不正言不顺”。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我们车间现在炉前有三十六名炉长，青年占二十四名，他们都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骨干。这一事实，对爱守老皇历、有“论资排辈”思想的人是有力的冲击，也是对林彪、孔老二“正名论”的有力批判。

【原文】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

【批注】

孔老二说：“坚信文武周公之道，埋头学习，以自己的生

命来保全文武周公之道。”这段话充分暴露了孔老二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奴隶主贵族效劳的顽固分子。

毛主席指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孔老二就是这样的顽固分子。孔老二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是骗人的邪道，偏偏吹成是什么“善道”，还要别人“笃信好学”，真是无耻透顶。孔老二这样做，就是为了替反动的奴隶制涂脂抹粉，要他的徒子徒孙“坚信不移”，当作宗教教条一样来背诵和信奉；他还几次三番为徒子徒孙打气，要他们为挽回奴隶制的灭亡“见危授命”、“杀身成仁”，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

一切顽固派的基本思想特征就是妄图把历史车轮向后拉，开倒车。孔老二是这样，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也是这样。他把“克己复礼”作为万事中最大的大事，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还效法孔老二“父死子传”的诀窍，要他的儿子“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林彪表面上高喊“紧跟”、“高举”，“志壮坚信马列”，背地里却把孔孟黑话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赠给妻子，传给儿子。为了篡党夺权，他甚至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叫嚣。这说明，林彪怀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大志”，至死“笃信”孔孟倒退复辟的反革命邪道，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不愧是孔老二顽固专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决

不会有好下场。我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这个家伙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一再进行破坏活动。最后，当他下毒手妄图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时，被工人群众当场扭获，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制裁。孔老二和林彪也是如此。孔老二在他临死前，还痛哭流涕地唱了一首歌：把自己比作维护和支撑奴隶制的“泰山”、“梁柱”、“哲人”。可是现在“泰山”倒了，“梁柱”断了，“哲人”象草木那样枯萎了！孔老二就这样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见周公去了。林彪一伙反党阴谋败露以后，还叫嚣“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狂妄地声言要求救于“核保护伞”，最后，阴谋破产，仓皇出逃，落得个葬身沙漠的可耻下场，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原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

【批注】

孔老二说：“我只传述古代的东西，决不创作新的东西。我坚信古代的东西，爱好古代的东西。”在孔老二看来，古代奴隶制度下面的一切东西都是尽善尽美的，只许全盘继承，不准有丝毫改变。他得意洋洋地鼓吹要捧牢夏时的历法，坐着殷代的车子，戴上周朝的礼帽，演奏周武王的音乐。真是一幅活龙活现的复古狂的自画像。

孔老二生活的春秋末期，古代的奴隶制度快进历史博物馆了。孔老二这个吃了秤砣的铁心王八，象发疯一样地宣扬

“信而好古”的反动思想，攻击“铸刑鼎”、“初税亩”等一切社会变革，反对任何新生事物，成了当时一切新生事物的死对头。他“信”的是没落制度，“好”的是腐朽事物。孔老二“信而好古”，颂古非今，就是要开历史倒车，维护和恢复奴隶主贵族失去的“天堂”。

孔老是“信而好古”的祖师爷，林彪是现代中国的狂热的复古主义者。他扯起孔老二“信而好古”的破旗，大肆宣扬“今不如昔”的谬论，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政治上“危机四伏”，经济上“停滞不前”，生活上“缺吃少穿”，恶毒攻击和咒骂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叫嚣要建立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建立封建法西斯世袭的林家王朝，实现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林彪“信而好古”，说穿了，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中去，叫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

“苍蝇虽死，病菌还在”。孔老二、林彪早已死了，但是他们散布的“信而好古”的反动思想还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当前，社会上以及在我们厂里就有那么一些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旧尺子量新事物，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文艺作品少了”，“教学质量差了”，“企业管理乱了”，等等，这些说法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孔老二、林彪鼓吹的“今不如昔”谬论的流毒在今天的反映。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我们必须深入批判“信而好古”的反动谬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原文】

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

【批注】

孔老二说：“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这句话暴露了孔老二的狂妄野心和狡猾手法。

孔老二心怀鬼胎，梦想复辟，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告诫反动统治者，不要光图痛快一时，要作好维护奴隶制的长远打算。他劝告奴隶主阶级搞复辟活动要有耐心，要是在小事上不能忍耐，搞得太急、太露骨，奴隶、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抗就会越厉害，就要危害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复辟奴隶制的大事就办不成了。一语道破，“忍耐”是为了“复礼”，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出来拼命“大干”一场，实现其复辟倒退的反革命“大谋”。

对孔老二这种狡诈手法，历代反动派都奉为至宝。他们胡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龙门要跳，狗洞要钻”，等等。特别是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不仅把这句黑话抄录下来，挂在墙上，而且大肆发挥，说什么“忍耐”是“大度的科学根据”，训导他的儿子要“忍而刚”，不可效“匹夫之勇”，为区区小事就“拔剑而起”，败坏“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俗话说：

“忍字头上一把刀”，实际上，林彪就在“忍”的背后霍霍磨刀，妄图以此来实现复辟法西斯专政的狼子野心。

可是，反革命的“忍耐”是为了等待时机，一有适当时

机或气候，他们就会按捺不住，“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们车间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时，他“忍耐”再“忍耐”，伪装积极，遮人耳目。当苏修挑起珍宝岛事件时，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配合苏修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梦想变天。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了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他们只能“忍耐”于一时，其反革命面目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孔老二平时装得慈眉善目的样子，当他当上鲁国的警察总监并代理宰相后，立刻就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剑子手面孔，不但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残杀了，还要陈尸三天示众。林彪同样如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按捺不住他的反革命狂妄野心，向党发动突然袭击，迫不及待地发动反革命政变。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击得粉碎。最后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小忍”不住，“大谋”不成，丢盔弃甲，投奔苏修，成了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原文】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批注】

孔老二的门徒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人的死生是命中注定的，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这就是孔老二宣扬的“天命论”，是十足的骗人的鬼话。

孔老二宣扬“天命论”，就是用“天”这个神秘的权威来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服务。当时奴隶制度象着了火的纸房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孔老二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大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说成是“老天”规定的，是不可抗拒的；把奴隶遭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血腥屠杀说成是合乎“天命”的。很明显，孔老二讲“命”，是为了反对革命；谈“天”，是为了复辟变天。

历代的剥削阶级都把孔老二的“天命论”作为统治人民的法宝。他们为了愚弄劳动人民，胡说什么“牛吃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万事都有命，半点不由人”，“命里有，送到手，命里没有莫强求”。恶毒咒骂我们工人、农民是天生的“贱骨头”、“苦命鬼”，真是反动透顶！我们车间有一位老工人，在旧社会，从小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十二岁到上海当学徒，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不晓得为啥受苦，有一天算了三次命，都说他“命苦”。解放后，这个老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劳动人民过去受苦，哪里是什么命苦，而是地主、资本家对我们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我们劳动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也不是命变好，而是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全靠社会主义制度好。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我们不靠天命，靠革命；不信天命，干革命。

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为了复辟，拚命贩卖孔老二的“天命论”。他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脑袋“特别灵”，自比“天马”，自称“天才”，就是要人们相信他是“老天”派下来

的统治者，叫人民服服贴贴地拜倒在他的脚下，让他顺顺当当地复辟资本主义。但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骗不了的，吓不倒的。林彪鼓吹“天命”，最后从“天”上掉下来，一“命”呜呼。

【原文】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批注】

孔老二说：“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最上等；经过学习获得知识的人，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又次了一等；老百姓遇到困难还不学习，所以最下等。”

孔老二的“这等”、“那等”，实际上是把人分为两等。这就是：奴隶主是天生的“圣人”，是当然的统治者；奴隶们是天生的“笨”人，只配受奴役。这完全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服务的骗人鬼话。有一次，孔老二要过河，但是找不到渡口。他打发学生子路去问耕田的人，耕田的人说：“你们不是天生有知识的吗？渡口在哪里，你们早该知道了。”这句话把自吹为“生而知之”的孔老二一伙弄得狼狈不堪，真是大快人心。

林彪把孔老二“生而知之”的破烂货搬到现代。他抛出反党的理论纲领“天才论”，自吹脑袋“特别灵”、“受于天”，把自己装扮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为他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

孔老二“生而知之”的谬论骗不过古代的劳动人民，更骗不了现代的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不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也坚决反对孔老二、林彪一伙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无耻诬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这一点我们工人有着深切的体会。一九五九年，我们车间刚建立时，在一千几百名职工中，会冶炼普通钢的还不到十人。在实践中，我们边干边学，逐步学会了炼钢，从只能炼十几种普通钢种到能炼几百种特殊钢种，还创造了十吨小炉子炼六十吨大钢锭、沥青炉炼纯铁等炼钢史上的奇迹。俗话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我们炼钢工人经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看到钢水的颜色能判断它的温度，看着钢花的密度能判断它的含碳量。而一个长期脱离实际的“专家”，跑到炉前，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啥名堂，急得满头大汗。这一桩桩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实践出真知，“天生”有知识的人是没有的。我们劳动人民的无数创造和发明，是对林彪贩卖孔老二的“生而知之”天才论的有力驳斥。

【原文】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批注】

孔老二说：“奴隶主贵族是高贵的聪明人，奴隶们是卑贱、愚蠢的人，这是天生如此的，是永远不可改变的。”这完全是剥削阶级的胡言乱语，是对历史的大颠倒。

究竟谁智谁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在剥削阶级看来，能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就是所谓“大智”者，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世界历史的劳动群众却成了“大愚”的人。这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历史唯心主义，是为剥削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反革命谬论。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实践出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劳动群众。象孔老二那样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剥削者，才是最无知识、最愚蠢的寄生虫。孔老二一生为维护 and 复辟奴隶制而东奔西走，逆历史潮流而动，“明知不可而为之”，结果到处碰壁，最后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这除了证明他是一个死硬的顽固派之外，也足见他愚蠢到了极点。无数事实证明：“上智”最愚，“下愚”最智。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大肆贩卖“上智下愚”的黑货，他象癞蛤蟆跳上天平——自称自，吹嘘自己是“天才”、“天马”，胡说劳动人民是“群氓”、“马大哈”，真是荒谬透顶。我们可以列举出大量的事实来驳斥林彪贩卖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厂在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干扰下，依靠几个所谓“上智”的技术权威，花了一百六十多万元的投资，仿造了一台三层楼高的洋脱模机，结果因为脱离生产实际，根本无法使用，造成了大量钢锭脱不出钢锭模的严重恶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群众狠批“专家治厂”、崇洋迷外等修正主义黑货，群策群力搞技术革新，不要国家分文投资，仅用一些废钢材，